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4)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4)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5 字数 9 8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25.00 元

(每本 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友情	武者小路实笃 (1)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	井上靖 (94)

友 情

武者小路实笃

自 序

对人类来说，结婚无疑是一件大事；但并非唯一的大事。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怎样都可以。但也可能说都是坏事。我自己对结婚抱的是乐观态度，我认为真正相爱着就应该结婚。恋爱也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小说中的主人公因未能同杉子结上婚而同其他女子结了婚，于是生下孩子。孩子是个男的，并不能否定有与大宫与杉子之间所生的女孩互相恋爱而结婚的可能。因此，双方都感激生下了他们，这也是可能的事吧。

夫妇问题准备要在其他地方写。

我在这里模仿惠特曼说一句·

失恋人万岁，结婚者也万岁！

1920 年 1 月 14 日

上 篇

一

野岛初次见到杉子是在帝国剧院楼上正面的走廊上。野岛虽以剧作家自居，但却很少看戏。那一天要不是友人相约，他是不会去的，甚至相约也不见得去。那天上演村冈的剧本，他读的时候就深感无聊；但是经朋友仲田一约，突然想去了，这是听到杉子也同去的原故。

他以前没有见过杉子，只见过一次照片，那是她十二岁时同三四个同学合照的像片，他不由得看了几眼。在几个人中，杉子不但显出特殊的美丽，而且也有有一种清冽之感。他想如果把这张照片放在书桌上，那一定会想写一个好剧本的；但是他张不开嘴向仲田讨那照片，而且以后到仲田那里去，也不好说再看看那张照片了。也没有同她见过面，有一次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也可能不是杉子而是杉子妹妹的声音也未可知。

他来到帝国剧院时，时间尚早，他希望在走廊上遇见仲田领着妹妹来，但是领着年轻女子来的不是仲田的话反倒使他感到安心。

正在此时，对面走来高声谈笑的村冈同两三个友人。他同村冈在一个会上遇见过，当时只是似点头又不点头的一种关系，并且也在努力作出素不相识的态度。那是因为他常常对村冈的作品说坏话的原故。就是今天上演的村冈的剧本，虽然没有公开地说，也说了不少坏话。这种话原是在搞文学

的朋友之间说的，对学法科的仲田几乎不谈论文学方面的话，因此仲田并不晓得他厌恶村冈的作品。仲田以为这是一个新兴剧本，且又得到好评，他一定也想去看，也就是要他去作个解说员。他也意识到了，而且感到为难，但是也不想拒绝。

他同村冈走对面了。双方好像想打个招呼，然而彼此都不愿先打招呼，怕对方认为是在巴结，也许是先打了招呼就要被对方藐视吧。村冈至少比他年长四五岁，在社会上享有名声，而他虽然写过五六篇短剧，却不被人赏识也是事实；但他是那么轻视对方，以致不肯向对方先打招呼。

村冈终于未打招呼就走过去了。他偶尔转回身子，村冈正同朋友转过身来看着他，说着什么话。

“他就是野岛。”

“是他？就是写那个无聊剧本的家伙？”

他感到他们这样谈论着自己。突然之间涌起一阵不愉快的感觉，就转回脸去。就在这当儿，迎面走来了仲田和他的妹妹杉子。

他想起照片来可长大了，又年轻又美丽。

“你已经来了啊。”

“我也刚来。”

“这是野岛君。这是我妹妹。”

他俩默默而彬彬有礼地互相打了招呼。

二

野岛没有同杉子交谈什么，看到杉子显出那么钦佩的神

气看着戏而感到大为不快，但也觉得难怪她。仲田也说着赞叹的话，看起来勿宁说是对他的一种应酬。

“还是新东西使我们产生切身之感啊。”

仲田说这话时，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

“吃饭吧。”

仲田说着先站了起来。三人面对面地吃着饭，仲田的妹妹并没有因为野岛在旁边而感到拘束似的；但是几乎一言不发，似乎也不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反而把注意力转到年龄相仿的女子方面去了。

野岛却未能如此，他感到杉子比任何人都漂亮，也觉得杉子在旁边自己有些拘束。平时对仲田总是无顾虑地什么都说得出口，而今天一言一语都受到拘束，对村冈的作品也开不了口谩骂了。但是他衷心感到喜悦，比平常要兴奋，说出不加检点的话来，这些话他也觉出有些卑贱，而内心的喜悦动不动就形成话头涌出来了，看到杉子微微一笑就觉得非常幸福。一会儿，拉幕的铃响了，他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杉子急忙忙地站起来了。

他俩随在后面进去看戏。他无意看了，只是不由自主地为了看一看杉子的脸而煞费苦心地找着机会。这里有朵自然所造成的最美的花朵，而且近在伸手可触之处；但是，他连同杉子说一句话的时机都抓不到，他只听着她同哥哥的交谈，他感觉到她性格爽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是一个谈吐清晰、头脑聪慧的女子。

下一幕中，他终于问了：“你妹妹多大了？”

“16，还是孩子，个子却挺高。”

“哦，我还以为十七八了。”

他真以为不是 19 就是 20 了。既是 16 那就放心了，同自己只有 7 岁之差，等到自己稍稍出名时，她恰好 19 或是 20 了。

他甚至于考虑到这些地方了。他是个一见到女子便不能不联想到结婚的人，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不能结婚的女子，对他来说是不值得去考虑的女子。

这些女子中如果有漂亮的，他连嫉妒都不会有的，女子对于他，除了作妻子以外是一钱不值的，结婚就是他的一切，他只希望女子依赖他自己。

这样一个人，一见了杉子，立即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看待是当然的了。他正寻求着这样的女子，他暗地里认为杉子就是这样的女子。但是他感到事实超出了理想，甚至想到是太委屈她了，并且觉得仲田不拿这个妹妹当回事，太不应该了。

当晚回来以后，他脑子里总也丢不开杉子。

三

两三天过了，他还是忘不了杉子，反而把她越发理想化了，将失去心的平静了。第二个星期天早晨他到仲田家，连像是杉子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他同仲田谈着话，却一心想着杉子，竟多次听漏了仲田的话，说不出的沉不下心去。他同仲田谈着俄国过激派的问题。

“吃不上饭，人们便什么都作得出的，就说日本，今后米价要高过一倍去，大家不说话也会变成过激派的。镇压再怎么残酷，也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空隙。俄国产生了过激派那

是当然的，又出现了反对派也是当然的。当然同当然相遇，互相残杀起来也是当然的了。这样米价越来越贵也是当然的了，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摆脱开这个当然，让大家都有饭吃；但是眼下除了看着，没有法子。”仲田说道。

“当然了。现在像快速地渐渐向血腥方面发展了。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大家都在盼着和平，现在如果有个伟大人物同民众的希望结合为一，那就能成一番事业了。只是这是超出想象的事实，俄国有很多人物，所以不久会根据事实得以解决的吧。由于解决，世界的思想或许要受到影响，我想，比列宁、托洛茨基更了不起的人会在意外的地方昂起头来的。”野岛说。

然而他心不在焉，不能像以前那样兴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中不足和心神不定的感觉。他时而站起时而坐下，取出各种书来东翻西翻。

“你尊敬什么样的人？”仲田突然这么问一句。

“像你妹妹一样的人。”他想这样回答，但不好说出口来。

“我还是喜欢正义感强、意志强而且奉行自己信念的人，喜欢能尽力尊敬他人命运的人。无论怎么说，圣人和神一样的人是伟大的，我不尊敬那沉浮于一时波动中的人；我也厌恶残酷的冷若冰霜的人，对那总想占便宜的人物我也讨厌。一定得在什么方面表现出做人的味道来。”

这时，隔壁传来好像杉子的笑声；但是马上消失了，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吧。

“你的理想呢？”

“我正彷徨着，现在政治家的思想和法律的根基仿佛都

簇拥着一堆白蚁一样，简直不明白以后的政治家该怎样插手。我知道目的是谋求世界和平，人类幸福，我也知道必须有条不紊地建立国民的幸福。我也理解到贫富的不均，特别是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不关心吃不上饭的人们的命运。但是怎么办才好呢，我似懂而又不懂。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当实业家，有心去当个学者，在暴风雨中能安下心在屋里工作，是真事还是假事我也弄不清楚。说实在的，现在法科学生有坚定的自觉感的恐怕不多，也许是被什么力量牵动着，所以大家议论得很多啊。”

仲田可能意识到野岛的心不在焉的神气了，突然不说下去了。

“管他什么呢，碰到事情就会明白了。每个人都只能发挥自己所具备的才能啊。”

四

野岛一直坐到中午才辞出仲田的家，终于没有遇到杉子。他若有所失地向右拐过十字路口，不意离七八丈远的地方，遇见仿佛才学完插花回来，手捧着油纸包的叶兰花草的杉子迎面走过来了。事情过于突然，他竟吃惊地停止了脚步，镇静了一下再向前走时，杉子走近了，微微一笑打了个招呼。他慌慌张张地恭敬地回了一礼，他想说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

杉子走过去了。他一鼓作气地走了二三十步，回过身看时，已经看不到杉子的身影了；然而就这一点点小事，也使他高兴得判若两人了。

依物质论者说，得到意中人的一点善意，血管中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物质，人在那时会自然地高兴起来。野岛已经23岁，但还不懂得女人。

回到家，野岛还一直抱着这个情绪，并且很想在别人面前赞美杉子。他已经不想咒骂有杉子生存的人生了。他不明白大自然为何在这土地上创造出这样的杰作，却又毫无怜惜地使她衰老下去。

总而言之，他赞美、感激在日本女子中，尤其是自己近处有杉子般的女子存在。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人生或许是空虚的，可能色即空，这个喜悦从何而来？赞美属于赐我们以喜悦的人！

他在家坐立不住，不到什么地方走走不行，于是决定去访问他最亲近的大宫家。

他想 大宫在家就好了，大宫果然没有出门。这个朋友写着小说，逐渐被社会上赏识，而且比他的作品名声高，这时常使他感到寂寞。但他对大宫的友情并没有受到损害，他们互相尊敬着。大宫对他的作品特别表示赞赏，当社会上毁谤他时，大宫为了安慰寂寞的他而煞费苦心。野岛想起此事就禁不住含泪。当他把有自信的作品收集成书时，大宫就如同出版自己的著作那样帮过他，而且那本书被某人三番五次诽谤时，大宫却祝贺他说 “你经受着复仇，我想再没有比你更应坚强的人了。”

当时他对大宫的友情感激得要流出泪来，同时决心把大宫看成知己，不辜负大宫的期待。二人彼此慰劝，互相鼓励。当然也有互相严厉批评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然而立刻就会冷静下来，反而觉得对方说得有理而暗地里感激着，更

感到友情加深了。

大宫很高兴他的来访，给他看正在读着的内村写的书。大宫是欣赏内村的著作的。

大宫的书斋墙上用图钉新钉着《以赛亚》第四十章的语句，

然则俟望耶和华者将得新力。

他们将如鹫之展翅而登，

跑亦不疲，走亦不倦。

野岛看了，认为是十分充实、强有力的句子。

五

他没有谈杉子的机会，同时想谈的时候又有些不想谈的情绪。

他们谈论着文坛上的事情，谈个人的工作和读过的著作等方面的话；又谈到个人必须做的工作困难重重，却又充满了希望。

这时，大宫说今早某杂志社来约他写小说。那是一份有名的杂志，能在上面刊出小说，就会被社会上公认为一个小说家了。

他听了，毕竟感到了寂寞。依物质论者说，这些话无疑是使野岛思想中产生了什么毒素，野岛也感觉到了，便是叫作嫉妒的东西。他想克制，试想着朋友的成功便是自己的成功，但是毒素并没有让开。他自己确实相信自己，却又时常对此感到不安。大宫大约觉察到了，就说“前些天遇见津田，他说非常钦佩你的作品。”

这一句话是消灭他这毒素的最有效的一针注射剂了。他对自己情绪的好坏竟这样受他人一言一语的支配，自己都有点可怜了。他同人宫谈着前途光明的话，他相信在杂志上发表的是一篇佳作，预祝他们自己的胜利已逐渐来临了。

归途上，他反省着自己的人格太不高尚了，他想实在没有当杉子丈夫的资格，非用功不可了。

他追求着依赖自己、信任自己而且赞美自己的对象，希望杉子现在就担任这个角色。杉子必须绝对信任自己，而且要杉子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野岛再伟大的人物了。她必须理解并且赞美他的事业，即使流尽他身上傲慢之血也不稍退缩，相反地必须同他一起高兴才行。

他回顾了自己，想想自己所尊敬的那些人，不得不明显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了。只有 23 岁啊，究竟有那种伟大的素质吗？是否过于自负了呢？

他暗地里蔑视日本文坛上的老前辈，一想到自己现在的工作，感觉到并不高于他们。

他想起易卜生、斯特林堡以及托尔斯泰等人，就觉得自己太可怜了，他想，连自己搞文学也是僭越之举吧。

暴风雨，思想的暴风雨正席卷全球。其中只是他自己像一棵大树似的挺立着，毫不为暴风雨所动。他要求这种力量，而给与这力量的就是杉子，只有杉子能信任自己。

“我信任你，你是能得到胜利的人。你的诚实与严肃的态度使你随处都能成长。你寂寞的时候我陪伴你，你就朝着你有信心的方向走下去好了。你要走的道路还很远，你被混人们所蔑视着，但是你肩负着只有你才能完成的使命。”

如果美丽、纯洁、活泼而又天真无邪的杉子肯这么对他

讲，该有多好。

他想，首先是要创造这种资格。

“杉子还年轻，4年之后我也不是现在的我了。”

六

他这样想象着。没料到杉子才16岁，到十七八不见得不结婚。杉子太美了，不能不引起男子的注意，难道有见了杉子不动心的男子吗？仲田的朋友相当多，未必有不注意到杉子的人。想起仲田对他讲过有流氓给他妹妹写过信，他不能不感到不安，对自己的恋爱对象感到不安起来了。

他也有一个妹妹，跟着丈夫出洋了，今年21岁。他想起妹妹年华及笄后，便有许多各种男人想接近她，妹妹长得并不那么好看，然而仍有不少人在妹妹面前献种种殷勤。妹妹去学古琴，那里一个学尺八的男人时常来找过她。他讨厌那个人，看不惯那种厚脸皮的神气，看到妹妹笑着毫不介意地同那男子说着话，感到不安。但是知道妹妹也看不起那男子，这才放下心了。

同时，自己的一个专对女子发生兴趣的朋友，常常无事找上门来，送给妹妹各种礼物，或者写信来，再不然想一块玩玩纸牌打打扑克。左思右想地他便切实感到有年华正茂的姑娘的父母及姐姐们的担忧了，他还想着要是有个真正爱着妹妹的人作妹妹的丈夫便好了。

幸而他妹妹并不愚蠢，她选择了一个命运所许可的最好的人，他从那时起才放下了心。他想到杉子，感觉有饿狼在窥视良机，因为杉子比他的妹妹要美多少倍，也就难怪他要

担心了。

仲田父亲，尤其是仲田的母亲，为人和蔼可亲，也许是因为她老伴一向寡于言笑，她一个人挺热情，好像愿意看到有年轻人来。他也同仲田的母亲见过两三次面，受到过夸奖；但是，他却不会应酬，近来仲田的母亲几乎不露面了。

以前，他从大宫那里听到有个男子说：“欲射其女必射其母。”他对姑娘的母亲大加奉承，结果顺利地同那姑娘结了婚。当时他听了大为不快，同大宫一齐大骂那个男子。他觉得杉子的母亲对自己印象不佳，现在，这对他是个打击。

七

对他来说，结婚的话必须两个人都幸福和美满才行，如果杉子不是高高兴兴地到这里来，那末出于自尊心，他情愿不结婚，然而失去了杉子呢，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以后他又到仲田家三四次，一次都没有遇到过杉子。两次到杉子从学校回来的路上迎她，只遇见了一次，那时杉子同四五个同学高兴地大声说笑着，一看到他，像平常那样对他亲热地打了个天真的招呼，他也恭敬地招呼了一下。他实在快活万分了。

某天晚上，他到大宫家去，离开的时候，大宫送了出来，他便坦率地说自己正恋着杉子。大宫不认识仲田，却知道杉子这个人。

“如果是她，大概同我表妹同校。我可以问问表妹她是怎么一个人，我想可能是个善良的人。”

“能问就问问看，就说人家说她坏话，我是相信她的。”

“我好像在表妹那里见过像片，要是她，可真漂亮。”

“‘真’字我可不服呀。”

他俩笑了。

“总之，顺利就好。”

“可是还只 16 啊。”

“一两年之内许没事儿吧。”

“现在提出来，首先她本人就要惊恐的，她还是个天真的女孩呢。”

他就是这样明讲的。以后常到大宫家去赞美杉子，使得大宫对朋友都说“野岛来倒不要紧，老提杉子可就受不了啊。”这样的话了。

他听到这些话，决心再不对大宫说杉子的事了。但是这个决心马上消失了，照常到大宫家去谈杉子，并且遇到有说日本女子坏话的人，他就暗地嘲笑说：“你们是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日本女子，见过的话，你们就不会那么说了。”

任何一个国家里真正的善人不多，很少很少。美人也不多，很少很少；但并非没有，只很难遇见罢了。

他遇到了难得遇见的人，他设想同杉子结为夫妻，这就好像在乐园中一样。他看报，看杂志，看书，总看到杉这个字，一看到这个字就吃一惊；但是至今还没有同杉子说过一句话。

一天，他又到仲田家去，正遇见杉子要出去，因为出乎意料，竟随随便便地说出口了。

“仲田君在家吗？”

“在。”

“上哪儿去？”